當「三宅一生」遇上「馬車醫生」

許宏彬

我的朋友小李子常誇自己是醫界的三宅一生：宅在診間、宅在家裡、宅在酒吧。換句話說，三宅醫生是也。勸他不要這麼宅，偶爾出去看看星星月亮太陽，小李子雙手一攤回道：「白天門診這麼累，下班當然要來喝兩杯啊；每天上班這麼累，排休當然在家補眠啊。」

「唉，宅就是醫生的宿命啊！」這傢伙喝兩杯就愛抱怨，口沫橫飛。「我那些優秀的同儕們個個都比我宅啊，早早一進醫院就出不來了，門診到超過半夜的也不少。那個誰啊，以前不也常跟我一起來喝酒，最近受到院長『賞識』要參加晨間會報，你猜幾點？6點！沒有太陽啦，最多只剩下星星跟月亮，如果你還有力氣抬頭。還好我科小位低，清閒，才能來你這裡喝酒。」

酒吧的老爹上了續杯的台啤。老爹說：「真的？怎麼我記得以前鄉下的醫生常常在外頭走動？那叫什麼來著的，『往診』不是嗎？」

老爹說得沒錯，以前的醫生哪有可能這麼宅。相反地，在外頭走動與日月星辰為伍才是醫業的常態。1938年美國堪薩斯州的一位草地醫生赫茲勒（Arthur E. Hertzler, 1870–1946）出版了類似自傳的《馬・車醫生》（*The Horse and Buggy Doctor*）一書，用生動且幽默的口吻描寫他的行醫人生經歷，其中許多故事就是環繞著往診發生的。

為什麼往診是以前草地醫生的主要業務呢？赫茲勒直言，所謂的草地醫生其實就是往診醫生。因為雖然醫生們大都住在鎮上，但是大部分的病人都散居在鄉間，平常小病痛都是由家中的媽媽或老奶奶打理，通常要到病情危急或疼痛難耐的緊要關頭，才會想到找醫生。但鄉間道路不佳、交通不暢，許多地方甚至沒有像樣的路，運輸病人非常困難，醫生往診反而是較容易的做法，畢竟醫生沒有生病啊。

由於往診費時，因此交通工具的選擇變得格外重要。赫茲勒主要的往診交通工具按照他的喜愛順序依次是：四輪馬車、二輪馬車、騎馬、步行。這樣的選擇主要有幾個考量，首先是面子問題，其次是舒適問題，最後則是安全問題。

面子問題對新手醫生來說最為重要，因此赫茲勒建議年輕醫師不要騎驢往診。驢子雖然是有體力、耐力的可靠伙伴，但也會常常鬧驢脾氣讓醫生很難堪（要牠往前，牠卻偏要向後不可），更何況騎驢上街本就不是個多麼體面的場景。

一匹識途老馬對往診醫師的重要性超乎想像，牠不但能把迷路的醫生順利帶回家，還可幫助醫生避開野外未知的風險。（圖片來源：種子發）

自行車則不易應付當時鄉間的崎嶇地形與漫長路程，且赫茲勒身形相當高瘦，騎上自行車顯得分外滑稽，因此朋友們都建議他放棄這個選項。至於 20 世紀初期逐漸興起的汽車則有常常故障、不易維修且價格昂貴燒錢的麻煩，雖然許多赫茲勒的醫生同行都是早期的汽車愛用者，但他自己卻不愛開車往診。

赫茲勒認為四輪輕便馬車最適合自己的行醫生活，同時兼顧舒適及安全。令人難以想像的是，由於往診頻繁且路途遙遠，赫茲勒常常會在路上打瞌睡，甚至過夜。而堪薩斯州冬季常常大雪遍野，四輪馬車雖然沒有車門跟窗戶，但其頂篷勉強還可遮雨擋雪。此外，相較於馬背、自行車或兩輪馬車，四輪馬車的座椅較為寬敞，讓他能用毛毯包覆全身取暖，甚至斜躺著小憩片刻。

有一次赫茲勒在路上半夜一覺醒來，發現馬不見了！原來是牠不小心誤闖雪堆，被大雪覆蓋住了。赫茲勒只好拿起鏟子下車，先挖出一條雪路，再把馬及馬車掉頭拉出雪堆，看看能否找到回家的路。但是大雪遮蓋了所有的路徑，視線所及之處都是白銀一片。迷路了，怎麼辦？赫茲勒說這時候就要依循大草原上找路的黃金準則：「有疑難，跟馬走。」於是就這樣順利脫險。

一匹識途老馬對往診醫師的重要性超乎想像，牠不但可以把迷路的醫生順利帶回家，還可以幫助醫生避開野外未知的風險。赫茲勒記道，有次大雨往診，去程經過一座平日走慣的橋，那時河水剛淹過橋面，但馬車仍可涉水而過。但數小時後診療結束，回程到了橋邊，發現暴漲的河水已讓橋面完全不見。赫茲勒心想，反正路面與橋面落差不大，應該無妨，便仍舊策

馬前行，卻遭到馬兒頑強地抗拒；馬匹堅持不肯前進，一定要繞路而行。試了幾次之後，赫茲勒只好放棄，改繞另一條路回家。

數天後，當他再次經過當地時，才發現原來是馬兒救了他一命，因為那天的大水已經把整座橋沖毀了！但有時馬也是風險來源，一旦受驚，便會不受控制地脫韁狂奔，然後弄翻馬車、誤入險地或者壓傷醫生都是常有的事，而事故的罪魁禍首往往是在安詳的鄉間突然竄出的狗兒或汽車。

因此，對草地醫生來說，狗絕非人類最好的朋友，反而是極大的威脅。每個草原上的農場都養狗，且不只一隻，但這些狗除了會驚嚇馬匹之外，也可能攻擊步行往診的醫生。赫茲勒直言，要確保往診的安全，必須得好好教育這些狗。而教育的方式就是掏出他的柯爾特左輪手槍，把子彈精準地往狗的腳邊送，大部分的狗就會學乖。但是當某次赫茲勒步行往診，有隻大狗直接撲向他的喉嚨時，他只好先用儀器包擋下狗的突擊，再把子彈送進牠的胸膛。

今日或許難以想像，手槍也是赫茲勒往診時的標準配備。除了可以用來驅狗保護自身安全之外，有時草地醫生夜半往診迷途，在鄰近農場處對空鳴槍往往能驚醒農場主人手持長槍出門察看；經過一番解釋後，農場主人通常會卸下武裝並提供熱情的協助，甚至親自帶醫生前往病家。

「哇，原來以前當醫生這麼刺激，出門還要帶槍！看來從前醫生往診要帶的『傢私』還真不少。」

是啊，除了藥物及儀器包之外，赫茲勒往診的隨身裝備還包括用來克服各種地形障礙的鏟子、修馬車用的鐵錘，以及用來剪斷農場的圍籬以便繞過困難地形的鐵線剪。當然，防身、驅狗或找路用的手槍，還有遮風保暖用的毯子，也是往診醫生的必備行頭。

「可是，這樣的辛苦真的有意義嗎？少了醫院的儀器跟設備，往診真的能醫好病人嗎？」

赫茲勒在《馬・車醫生》一書中也不斷地思考這個問題。赫茲勒開業數年後前往德國進修，返美後曾在大學醫學院任教，日後也開設 200 床的醫院，算得上是與時俱進的成功醫生。但在書中他常自問，究竟自己漫長的往診歲月意義為何？真的對病人有幫助嗎？他的回答是肯定的。

他認為身為醫生，最重要的就是減輕病人及親友的苦難，往往「醫生在場」本身便會帶給病人及病家莫大的安慰。他說，對每個臨床醫生而言，重要的不是醫學科學到底進展了多少，而是這些進展要如何用來解決病人的痛苦；但醫院中的診斷過程有時卻帶給病患更多的不適與焦慮。

草地醫生的藥物、醫術與手段或許無法跟上日新月異的醫學科技，但這些醫生努力地克服各種地形與天候阻礙來到病人身邊，親眼見證那複雜且多變的臨床徵候與人性掙扎，並在病榻旁盡力緩解病人及親友的苦痛。而在生命即將完結，在那無比徬徨、無助，哀痛到無法言喻的時刻，也是草地醫生們盡心陪伴病人及病家一同走過。赫茲勒對這感到無比的安慰與滿足。

許宏彬
中興大學歷史系